



Jian Zhu Kong Jian
Yu Ren Ti Biao Xian

建筑空间 与人体表现

魏泽松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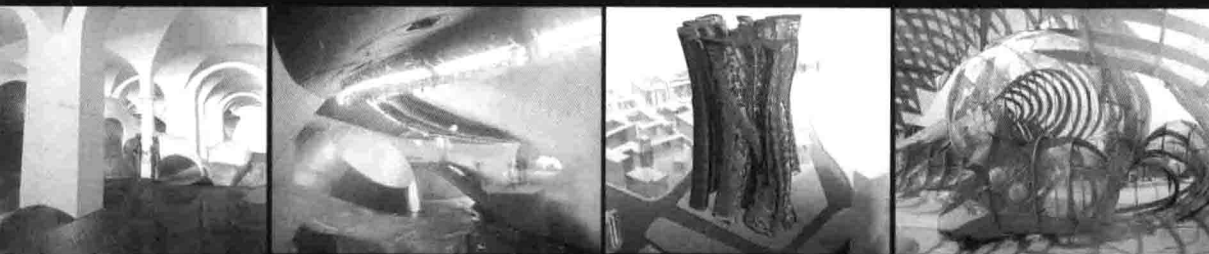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建筑自身存在的形体是可耻的。我想让建筑的轮廓暧昧化，
也就是说，让建筑物消失。

——日本著名建筑大师 隈研吾



Jian Zhu Kong Jian
Yu Ren Ti Biao Xian

建筑空间 与人体表现

魏泽松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建筑空间与人体表现 / 魏泽松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06-6420-9

I. ①建… II. ①魏… III. ①空间-建筑理论 IV. ①TU-0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1114 号

选题策划: 董令生 装帧设计: 张振洪
责任编辑: 韩铁梅 责任校对: 曾玺静

出版人: 李华敏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150 千字 图数: 218 幅 插页: 2

印张: 15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1.00 元

序

自古以来,建筑形式与人体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却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

建筑的主要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维护人的安全,确切说是为了维护人体与心灵的安全。原始时代最早出现的圆形棚屋,以最贴近人体、最经济简约的形式,为人体撑起一个原初的庇护所。可以说,人体是心灵的外壳,而建筑又是人体和心灵的外壳。后来方形建筑(包括规则的圆形建筑)出现,与人体的轴向性和地理的方位发生联系,是人类对空间、时间,乃至数学认识的一个飞跃,也促生了天文学和测量学的发展。

本书中所讲的,主要是建筑中的人体的象征或隐喻问题。人以自己的身体“体验建筑”,在仅以眼睛看建筑的当下早已司空见惯,完全忽视了知觉现象的身体特征。人的视知觉是以身体碰撞周遭的环境和环境中的形态或空间的。当周遭环境和环境中的形态或空间与人体相似、吻合、贴切时,人自然地会感到安适、舒缓和温馨;反之,人便会感到不安适、不舒服,或被压迫,或被刺痛,或顿感紧张,或心绪激奋。所以,司古特在《人文主义建筑学》中才说“建筑是人体的改写”。人将自己的身体投射到建筑上,不同的建筑形式就成了各种各样的人体姿势——各式各样人的情感的摹写。人体的隐喻和象征这才有了用场。

聪明智慧的古代先民,或许出于拟人化或万物有灵的“互

渗思维”，把建筑造得像自己的身体；还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把周遭环境也想象成自己身体的延伸，从装饰构件、建筑单体到群体，从聚落、城市到大地，乃至宇宙，圈层式的“泛化”，使层层的环境都变得温馨、安适，就像人的温馨、安适而详熟的层层外套或衬衣。建筑变得亲切，环境不再陌生，万事万物都成了知己，成了与己和谐相处的友人。这才有了非洲原住民住宅象征人体各部位的微妙布局，这才有了中国风水前朝朱雀，背靠玄武，左辅右弼的宏观巨制……其象征、隐喻手法睿智高妙，恢弘隽永，值得今人借鉴。

由此可见，维特鲁维人体，勒·科布西埃人体，以及后来的所谓“电子人体”，莫不是对前人的追随和发扬罢了。

作者能静下心来，不知费力几时，终撰成书，甚感欣慰。她是想把这个在国内尚无系统研究，尚未得以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摆出来，以期得到学界的重视，并在当今的建筑设计中加以思量，用心良苦，致力学问，值得夸赞。她的书虽非大家所著，亦非拨云见日之作，但其意义亦非我所能尽言。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玉坤

2013年11月22日于北洋园

第一章	建筑空间中的人体象征性思想渊源	/ 001	
	原始思维中的“万物有灵”观和“互渗思维”	/ 002	
	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与“万物有灵”论	/ 005	
	人体——揭开宇宙之谜的钥匙	/ 010	001
	以自我为中心——人类实现整合的焦点	/ 015	/
第二章	人体象征的“圈层式泛化”	/ 024	目
	环境或大地的拟人化	/ 026	录
	原始聚落的人体象征性	/ 042	
	建筑设计中的人体象征性	/ 046	
	建筑装饰部件的人体象征性	/ 062	
第三章	由古希腊与罗马延续至今的“人体模数”	/ 080	
	应用人体形态及比例理论的建筑艺术创作	/ 081	
	源于人体比例与形态的古典柱式	/ 081	
	向人文主义文化寻求力量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	/ 087	
	向古典文化寻求力量	/ 087	
	现代建筑中按照人体比例关系确立的“人体模数尺”	/ 102	
	柯布西耶的“勒氏模数尺”	/ 103	
	建筑的情感——创造人类世界的表现	/ 107	
第四章	建筑中“人体改写”现象及分析	/ 110	
	人体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具象直接运用	/ 111	
	人体元素在建筑中“形性相通”的拟人表现	/ 112	
	人体与自然有机体态的象征	/ 121	

人体象征的抽象表达及其精神意义分析 / 125

圆形的象征表达 / 126

圆方之变——方形的象征表达 / 139

人文主义建筑学的“人体改写”对原始社会

“人体象征”的传承 / 153

从语言学、场所精神、建筑意义等高度对人

体建筑的深化探讨 / 161

第五章 秩序的突破——失序·重构·再创造 / 199

西方古典时代的有序理论与文艺复兴理论的变革 / 200

维特鲁威人体比例观念的延伸 / 200

个体心智度量与科学数字度量的融合 / 200

时代演进中西方人体失序在建筑中的表达与评价 / 202

生命灵魂与空间关系的对话 / 202

建筑与景观设计中的人体失序现象 / 203

生物技术与当代建筑空间的会合 / 215

自然本能 / 215

设计实践应用 / 216

电子人体与未来建筑发展趋势探索 / 219

当代电子技术的发展 / 219

电子人体 / 220

电子空间 / 222

身体、建筑与电子信息间的相互转化 / 223

对未来的展望——智能化空间探索 / 227

第一章 建筑空间中的人体象征性思想渊源

人类通过建筑创造出了一个世界的表象,而这个世界正是人类自身的缩影。在人们的头脑中,往往把原始建筑与低下的技术或荒谬的神话联系在一起,认为原始建筑不过是一种偶然,特殊而非本质的现象,对于以后建筑的发展几乎没有多大意义,其实不然,纵观整个人类建筑的发生发展史,可以看出它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人类早期建筑所具有的合理性内涵,也早已在后来的建筑发展史中得以证实。

以物态形式存在的建筑,首先应该满足的是人类基本的生理与物理需求,基于此人们常热衷于从生物学意义上去寻求原始建筑的本质。而实际上,动物巢穴仅仅是一种生存空间,而人类的住宅却已升华为感知空间,产生了唯人类才具有的精神价值,它所容纳的不只是人们的躯体,更容纳着人们的情感精神。作为强烈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之一——想象力,在人类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就早已发展起来,并且给予人类强大的影响。在原始社会,人们善于运用自己的生命去想象去理解整个自然,依据自身的形象来创造生活空间,将人体结构及器官直接或间接运用于居住区域,聚落布局,建筑群体或建筑单体当中,采用具有直观,形象或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从多方面多角度体现着原始建筑中人体的象征性。

作为文明人,无论意识形态如何进展,其心灵深处都仍然保留着初民之特征。正如人体与哺乳动物间所具有的关联性,以及许多都来自早期进化阶段

所遗留下来的残余特征一样,人类的心灵亦是进化的产物,倘若追溯其来源的话,我们一定会发现它仍然表现出无数的原初特征。原始艺术家曾利用神话的语言进行“自我表现”,在旧石器时期的洞穴绘画中几乎包含着一切的动物意向,它们动作自然,而且以伟大的艺术手法被描述出来。究其根本的心理事实可以看出:生物与其意向间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趋同合一,该意向被认为是生物的灵魂。在原始居民和他的图腾动物或丛林灵魂之间具有密切关系或同一性,动物的意念通常被作为人类原始和本能意识的象征。由于人是唯一能以自己的意志,能力控制本能的生灵,因此接受动物灵魂是获得整体意识并充实人生的条件。

这种人类心理经验中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被哲学家定义为原型 *primordial image*,更深一层讲,这种原始意向有时也被人们称为“集体无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它具有着一种不受个人好恶的自主性和一种神秘的难以言说的形象或思想力量。这种原始意向即原型——无论是神怪还是人,都是在历史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在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地方也会出现这种形象,因此它基本上是神话的形象。如果我们进一步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类意向赋予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以形式,可以说它们在许多同类经验在心理上留下的痕迹。

原始思维中的“万物有灵”观和“互渗思维”

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曾在《原始思维》中指出:在人类原始祖先的思维中首先能够想象到的是那些神秘力量的连续不间断的生命本原,它们在将自己视为一个有生命有意识而实际存在着的个人的同时,还认为在自身与现象中,就如同在自己与动物身上一样,存在着“灵魂”与“精灵”。这就是早期英国人类学派所研究的“万物有灵”论。此外,在原始人思维中,客体、存在物、现象的关系之间全都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包含着那个作为集体表象之一部分的人与物之间的“互渗”。作为原始思维所特有的支配这些表象的关联与前因的原则被称为“互渗律”。

词语可以指代现象间的类似程度,这便使得真正的抽象成为可能。据研究表明:儿童在约六个月后就已掌握了足够的语言,但由于他们尚不能把精

神与物质相区分,因此在成年人看来无生命的东西,在儿童眼中大部分是活着的和有意识的,这与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十分相似。众所周知,一切符号的根本意图是存储人们所归纳的东西,是人类抽象与概括能力的必要补充。人类智力从最初掌握整体性质而获得的散乱感知,逐步发展到理解整体内各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更清晰的经验。而实际上,儿童和原始人的感知与表述正是在于努力让行为或主体同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具体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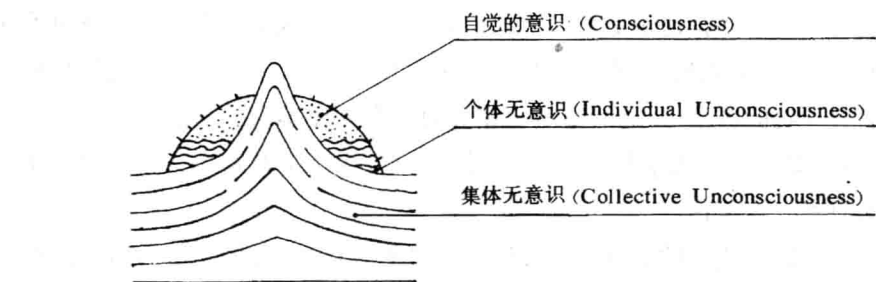
原始社会是一个以相对未分化为特征的动态整体,因而与真实性的单一领域相关联,原始人对事物的理解最初始于动物性的本能感知,自然看上去无处不在,所有的事物都被理解成处于运动状态,并融会渗透于与神话相关联的范畴之中。他们相信图画所表现的过程是真实存在的再现,会在现实存在中产生同样的效果,并赋予现实存在事物以灵性,但即使这样,真实存在的再现也同样包含着概括的成分。朱尼人就是如此,他们与一般的原始民族一样,将人制作的物品,无论是房屋,还是家庭用品等等都想象成有生命的东西。对于原始人来说,他们赖以栖身的房屋,不仅是一个可看,可嗅,可触摸的世界,更是一个可以用心灵去想象与感受,并与之对话的活的世界。在这种浪漫主义的建筑观念中,有原始人唯心主义世界论——“万物有灵”论,但也有人类的激情,热情,这是更为实质的。激情与热情是人类强烈追求自身对象的本质力量。在原始时代,面对冷酷无情的自然界的挑战,人类的激情与想象力代表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激情与想象力具有无比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浪漫主义色彩,既是原始人精神世界自然而纯真的流露,也成为原始人和原始建筑的本质魅力之所在。

这种原始建筑的情感内涵和浪漫主义的神话特征,已经成为后来建筑延绵不断的传统。据拉普卜特在《住屋形式与文化》中的记载:对罗马、新英格兰、缅甸、越南和中国的许多民族而言,住屋是他们唯一的庙堂。在古代中国,住屋不仅仅是日常宗教仪式的殿宇,它的屋顶、墙、门灶……到处都有神灵护卫。如缅甸等一些地方,将让陌生人进入屋子看作是一种亵渎。在非洲,住屋的意义常常是精神上的——即人、人类祖先和土地间的联系。许多房子的居主实际上是不可见不可知的超自然的神灵。游牧人也常视帐篷为神的住屋,这也正是他们会对住屋有一种恐惧心理的原因。

在生命中可能存在着某种我们不能清晰地意识到或不能及时注意到的

能量,对于它的作用,我们称之为生命感应。这种使我们同自己的灵魂联结起来或是使我们的灵魂与身体结合为一体的生命感应,我们自己是不能直接意识到的,我们所能意识到的只是它产生的效果。另外,在人类心灵中还有一种我们对它不可能自始至终都能意识到的更加内在的造型力量。而欧洲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所揭示的“无意识”思想正是支配人类的这种“内在造型力量”。

依据荣格的理论,人类的心理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自觉的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图 1-1。其中集体无意识是最深层的无意识。之所以用“集体的”这个字眼来称呼它,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并不是属于个体的,而是普遍的,它无论在任何地方,也无论在任何人身上,都有着相同的内容和活动方式,这一点与个体无意识是不同的,它构成了心理的基础,在本质上是超个人的,它出现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之中。真正的无意识概念是源于史前的产物,包含着各个时代所累积的无数特殊或同类经验,通过血缘纽带的遗传系统延传下来,淀入人类深层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人类对外界事物的普遍反映倾向与模式。荣格认为呈现于幻想世界中的人类思想是种“集体无意识”,是由遗传而造成的一种心理倾向,属于一个时代、民族甚至全人类。这一“集体无意



代表集体无意识的最下层溪流,正以极大的冲力撞击着人类意识之冰岛。



图 1-1 荣格心理图示分析

识”内容可以从建筑中的拜物教、空间定位等多方面加以体会,它们使建筑渗透且充满了人类的情感与心理意义。因此原始建筑不仅是社会需求的产物,更是象征性与宇宙性人类心灵诠释的产物,甚至包括“前科学时代”的传统建筑也明显带有这种遗风。

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与“万物有灵”论

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图腾的产生大约在旧石器晚期。那时,由于自然界对原始人存在着神秘性,我们的祖先相信,在人与某种动物或植物间,人与无生命的物体甚至是自然现象间,必然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对于原始人来说,一切动植物甚至星辰、河流都充满了神秘的精灵,于是他们选取动植物或自然现象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相继而来的便是原始拜物教,即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人形化物种,这些物种与其说是对动植物的崇拜,倒不如说是对祖先的形象的崇拜。人类幻想思想的成熟形态便是原始社会的巫术仪式,亦即远古的图腾活动。由此滋生出的各种观念、情感和象征,构成了原始人类的特殊经验。“totem”另外的意思是“标志”,就是说它还要起到某种标志作用。图腾标志在原始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从中寻求慰藉,借助力量,寄托希望,它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

由原始巫术所产生的图腾包含着古代人类深刻的情感与幻想色彩,它们常常复杂多义而不易于用理智与逻辑诠释,因此作为无意识内容的积淀,富有着难以用概念解说和意识明察的神秘色彩。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图腾这一源于人类深层心理结构的原型意象已逐渐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外化为不同建筑或装饰形式,并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万物有灵”论与“互渗律”的提出

在几乎所有人类社会中都曾发现过一些以图腾崇拜为基础的神话和集体表象,例如在图腾崇拜的母系氏族社会,人们总是把本氏族与某种动植物结合起来,将人和物混为一体,形成一种特象。实际上这是与原始社会中的

“万物有灵”论观念密不可分,被认为是“人类思维”本身结构的必然结果。“在原始社会中,一切存在的事物都被人们赋予某种神秘的属性,并且这些神秘属性就其本性而言要比我们依靠感觉认识的那些属性更为重要。因此,原始人的思维并不像我们那样感兴趣于存在物与客体的区别,甚至常常会忽略这样的区别。今天我们来回顾原始时代传承下来的建筑形式,已无法运用原始人的思维方式,而只能在理解他们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去认识他们的建筑,因此我们的分析也必然是合乎逻辑的。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一切民族在其原始时代都存在着“万物有灵”甚至整体有灵的观念。并且这种观念可以一直延续到神教和阶级社会产生之后。原始人通过他们神秘的充满情感体验的“集体表象”,形成在“互渗律”支配下的思维,即不同的或对立的事物、性质以及其灵性之间神秘的相互混合、渗透、感应和变幻的超自然联系与混同。从人类开始具有幻想力时起,他们往往依据互渗律将两件没有因果关系的事物彼此联系在一起。从大体上看,原始巫术所依据的思想原则可分解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同类相生,或曰结果可以影响原因,被称之为相似律;另一种则是凡接触过的物体在相互脱离后仍然可以继续发生作用,这被称之为接触律或感染律。前者是通过模仿产生巫术施行者所希望达到的任何效果,而后者是巫术实施者可利用与某人接触过的任何一种东西来对其施加影响,这些东西可以是他身体的某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不是他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这一规律,在一个还没有逻辑化与被认识的世界里,对象只能靠它给人的印象才能进行理解,由此原始人将整个自然视为一个巨大的生物,群山、树木和石头等一切事物都是具有像他一样,并能够影响和左右他的生灵主体。通过直感积累,交流,形成了共同以表象为基础的“原逻辑”或“神秘”思维。这种思维作为心理主体所具有的直感思维起点,是指主体的即思维者自己的生命。而且当他们用这个生命感受外界事物时,这些事物也都变为具有生命的东西,从而逐步形成了泛生论和“万物有灵”等观念。

从根本上讲,万物有灵的观念是一种由内在与外在双重因素决定的原始思维方式。从内在方面出发,原始思维凭借自体直感而直解对象,必然要反诸于主体来认识客体。由于“自体”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灵性存在,便自然会以泛灵论的形式来把握客体;从外在方面出发,原始思维就其主要的存在阶段,

作用阶段而言,都是在“万物有灵”观念影响下产生,存在与发展的。这一文化传统观念,支配着其覆盖下的每一个体思维沿着泛灵的方式去理解,思索和把握世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以灵为本,灵实结合,互相对应的二元世界,灵性充满人的整个生存环境和全部事物,相信灵实感应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成为原始思维“本质自身的规定性”。

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列维-布留尔 Lvy-Bruhl, Lucien 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曾将这种人借助自身之灵作用于其他事物,使其按人的意愿行事的表达方式概括为“人和物之间的互渗”,并定义为原始思维的基本规律——互渗律。提出原始思维的互渗律是布留尔的一大理论功绩。他的这一原理具体解释为:在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以我们不可思议的,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的方式被认知。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力量、能力、性质与作用。这个为原始思维所特有的,支配这些表象关联与前关联的原则被称之为互渗律。所谓互渗,就是在信仰中两个事物或两种行为以及事物与人的行为之间,由于潜在的灵的作用而相互关联相互混一,从而二者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改变。它以灵的存在为前提,进一步涉及事物之间,行为之间,行为与事物之间甚至人的行为与神灵意志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与改变的规律。思维主体依其观念理解和把握对象时,在灵实相关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事物或行为之间的灵实相关的信仰效应对事物进行直感确认,关联与整合。在原始人所信仰的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通过灵神作用而发生超自然的相互影响。例如:一个人与其图腾之间的感应关系等。原始人类习惯于把物看成自己,同时也把自己看成物。他们用自己的情形去认识并理解万物,将周围的一切都赋予人性化。相反既然周围的事物都具有人性,人类自己也就融于这些事物的一体之中。这种人、灵、物间互渗,主、灵、客间的互渗,形成原始人对待世界的基本方式,建立了他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及其实现形式。与其他理论相比,它对事物的理解更为深入具体,因而在原始思维中也显得更为有力。

“原始建筑”的界定与研究方法论

我们所经常使用的术语“原始的”、“地方性的”和“大众的”代表着不同的

概念,但是在那些被限定为“原始文化”建筑以及其他“大众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客观界限。“原始的”是指在文化和文化产品上不同于我们,在技术上也不如西方国家和伟大东方文化先进;“地方性的”常常包含着作为不带意识形态,与我们所认为的官方建筑无关的“未开化的”,在它宗教变化范围之内的建筑思想;“大众的”是运用于高级分层系统最低社会阶层的建筑。

原始建筑可以被视为拥有一个具体领域的,早期社会的空间行为,并且在尊重它所关联的其他社会中保持着高度经济与政治独立性。不仅是组成原始社会的主要因素,在历史上被纳入一个起源的与相对自我满足的前后文脉关系中,而且这种关联在它的整体意义中是可以察觉到的——因为它如果不是“再发明”,至少是不断“再生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社会和建筑是同时代的,在相互直接接触中发展并经历变化。相反,在大众建筑中所表达的是一个社会相对于另一个社会的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会发现在大众建筑中不仅仅是常常采用不变的技术的原始类型的建筑,而且还包含着其他或多或少任意类型的引入,还有一些外来的装饰细节与技术,在任意比率上,它已经被强行加入了控制其文化的特殊联系。

实际上,在广泛的万物有灵信仰与原始建筑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关系。换句话来讲,大众化的建筑,在信仰万物有灵的群体与它所隶属的更大政治与宗教组织间的分界与重叠区域中发展起来。这样当发现了建筑与社会的精确联系之后,我们对大众建筑中材料与独创性的使用就不再感兴趣了。现在很清楚,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大众建筑是被定位于在更好的历史引证以及其他通过《圣经》外部所了解的语言的传统和考古学研究的文化之间的联系之中。它是一个区域在政治与经济上对于更大区域顺服的结果,伴随这种结果就丧失了固定于一种潜在状态中的真正意义上本土的原始特点。

因此我们的探讨不再仅仅集中于建筑的外部,而是代之以制造它的经济与政治结构,我们的定义具有排除根本上存在于术语“原始主义”古老模糊性的优点即被理解作为一种条件落后于先进社会的低劣文化的应用,取而代之,我们可以作为历史形态的存在来看待原始社会,具有复杂性与自我满足性,从实际上缺乏明显统一的迹象,例如领土的状态、作品艺术、商业与工业发展,以及城市等等;即使这些特征存在,也是来自于外部的强加事物,但是,它应作为一种原始社会本身相对自治发展方面来看待。

对于原始建筑的进一步研究,可以通过两个不可避免不可缺少的指导原则为基础而展开:一个是依附于全球的历史观点,它必须注意权衡方法和争论,不要退回到决定主义或理想主义途径,也不能失去建筑与社会和政治之间前后关联的整体观点。其次还包括领域中详细与广泛的分析,每一个地方组织的建筑在普遍意义上都可以被认为拥有着一一种特定的信仰与技术。进一步说,这种研究必须通过一个极端系统化的整体建筑概念而展开,在选择和体现最有意义的历史与文脉前后关系中,将目标锁定于我们所掌握的有效方法之上,运用方法论,对于所有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地区的建筑;在土地所有权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传统通过团体组织对它的保护与更新被应用于艺术与象征等各个方面展开探讨。

原始思维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

由于在原始社会的哲学中,集体表象给一切客体平添上神秘的力量,人的生命好像成为了理解整个大自然的一把钥匙。印第安人倾向于把一切存在物和客体,一切现象都看成是浸透了不间断的,并与他们自身意志力相同的生命,并认为一切东西彼此之间以及它们同人类之间都是靠这个力量来维系的……古希腊的天文学是比较发达的,但由于人们信仰圆形是最完美的图形,就以此为思维理据,认定天体都是沿着圆形轨道运动。在欧洲中世纪,人们从人有五官,人是宇宙的中心这一信念出发,推断太阳系也有五大行星。而从东方古代文化发展来看,即使在中国文化成形之后,其“天人合一”的观念仍然得以延续和发展。

原始人的思维首先想象到的是神秘力量的连续,不间断的生命本原,到处都有的灵性。万物有灵的观念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处于信仰,更重要的在于人本身作为精神存在物,必然要在精神上有所崇有所依。因此,原始社会的建筑也是充满神的力量或者说是富于生命的。在原始建筑中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基于历史不同根源的现象去分析解释它们相互间深层关联。虽然不能够被完全证明,但原始建筑中的每个事物的确都并非由静止系统构成,而具有自身的意义与关联性。原始建筑语言从本质上来讲是集体的,即使当个人与家庭表现出首创性,如果它不能被集体中的每个人所理解,即不能在意识自身之外的更大文脉中作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因素存在,其结果便是毫无意义的。

实际在最广义上,缺少建构和解释的不受侵犯的规则建筑是不存在的。这种规则通过历史过程中人们或多或少具有复杂性的集中与重复而形成。由此,在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构成了集体与个人表达领域中的相似之处,允许我们产生一种对世界所有事物解释的态度。

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曾明确了这一点:野蛮人的世界论给一切现象平空加上到处散播着人格化神灵的任性作用,这不是一种自发的想象,而是一种源于理性归纳的结果,这种结果导致了古时野蛮人以此幻想来塞满自己的住宅,自己周围的环境,广大的地球和天空。神灵简直就是人格化了的原因。这种认识方式的根源在于,原始社会的建筑和环境观念必须回应于社会需求,同时也受支配于原始人对宇宙的解释,因此建筑活动总是反映出一种由精神或祖先所掌控的建筑模型体的神圣形式,这是一种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组织间有序联系的核心。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讲,在建筑与社会间最主要的联系是“历史”与神话伪装的“科学”。神话解释了人与世界的起源,并为现实生活,人们与邻里和自然环境间的关系,氏族间的关系等提供了一个历史与现实的判断标准,它对于在一定区域内存在的群体稳定性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所有这些将地域形象化的拟人性尝试除了神秘性之外,也确实具有现实功能:道路、水源、猎场需要被限定,这样它们就能够被重复性地使用并阻止外部势力的侵入。由此神话获得了一个明显的记忆价值,它不仅作用于那些以正确形式重构世界的氏族部落,同时也激发了生存于其中的人们内心的活力。

人体——揭开宇宙之谜的钥匙

人体与宇宙万物的类比

人类文化史上最古老和最新鲜的主题是刻在阿波罗神庙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在这方面,董仲舒的“以天喻人,以人附天”,可谓达到了极致。有史以来几千年来,在所有象征中最古老,最深奥,最普遍的也正是人体。希腊、波斯、埃及和印度都将人的三位一体哲学分析看作道德和宗教必要的组成部分。每个国家的法律基础和宇宙秘密的力量也都可以被视为人类构成的缩影,可以说存在于人类外部世界的每一件事都是对人内部构成的模拟。虽然它们的起源有些部分是难以被解释的,但是被赋予了神性热情的人们,能够